



彼岸 千缘

清清楚楚楚
作品

下册

怪才作家 清清楚楚
倾情演绎爱情与救赎……

出虎口，入狼窝。真相难浮水面。
易别离，难取舍，几多爱恨痴缠。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彼岸缘

清清楚楚
作品

下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岸千缘 / 清楚楚楚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52-6629-7

I. ①彼… II. ①清…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2597号

书 名 彼岸千缘
著 者 清楚楚楚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伊艳蝶
装帧设计 苏 涛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6
字 数 4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52-6629-7
定 价 99.80元(全二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 畅销·古代言情

彼岸缘

【上】

楔	子	前尘	1
第	一	章	劫狱 9
第	二	章	初识 20
第	三	章	佳人 31
第	四	章	相惜 45
第	五	章	分别 62
第	六	章	新生 72
第	七	章	疗伤 86
第	八	章	交易 98
第	九	章	错过 111
第	十	章	入宫 121





第十一章	重逢	137
第十二章	映雪	157
第十三章	卧底	175
第十四章	拒绝	184
第十五章	情敌	196
第十六章	翻身	217
第十七章	演戏	227
第十八章	封宫	240
第十九章	交易	255
第二十章	真相	265

 [上]
 彼岸缘

彼岸缘

目录
【下】

第二十一章	令牌	283
第二十二章	赌局	297
第二十三章	故地	307
第二十四章	作秀	322
第二十五章	诬陷	335
第二十六章	贺礼	350
第二十七章	过堂	365
第二十八章	垂耗	381
第二十九章	碧渊	398
第三十章	回京	415





第三十一章 利用 430

第三十二章 惊变 445

第三十三章 等待 454

第三十四章 误会 466

第三十五章 落霞 488

第三十六章 密道 502

第三十七章 报应 513

第三十八章 幻灭 528

第三十九章 锦裳 542

第四十章 抉择 554

后 记 锦夜如画，长风当歌 565

目录
【下】

彼岸缘



第二十一章

BIAN
QIAN YUAN

令牌

一般来说，锦夜很忙，几乎没有天黑之前回过府，也是个鞠躬尽瘁的人物，这要是把能量都花在办正事上，而不是整人上，他也真算得上是个国家栋梁了。难得他有早回来的时候，就会跟我一起用晚膳，做个名副其实的对食，有时在我的遗珠苑，有时在他的锦珠阁。吃过饭，各回各地睡觉去，除去第一晚我在他屋里打地铺，我们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

这两天我闭着眼过我的悠闲日子，种花养鸟，提前步入退休养老阶段。要不就翻翻账本，看看我们家有多少银子。从一个侧面来说，我也算过上了我梦寐以求的生活：早上睡到自然醒，衣食无忧，吃穿不愁，生活闲逸，唯一动脑子的活动就是数钱。锦夜这小子真是富得流油，这已经不是数钱数到手软的问题了，是压根就数不过来。

但是不敢去想，不代表问题不存在。我要一辈子这么过吗？做一只被关在笼中的小鸟？锦夜曾警告长风，敢再见我就杀了我。这个威胁真的是按住了长风的命门。为了我的安危，他也只能将对我的爱恋和思念埋藏在心里。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明明相爱，却无法相守。我似乎看到了我的宿命，就是与我的

心上人天各一方，永无交集。

虽然身在锦府，但凭借我包打听的本事，宫中的事还是有一些传到我的耳朵里。听闻皇上一直缠绵病榻，朝政都交给内阁打理，内阁首辅一人、次辅两人俱是锦夜的亲信，可以说，现如今真正把持朝政，手握龙耀大权的是锦夜，皇上彻底成了一个架空的摆设。

而长风自那日回府后，这两天一直未在朝堂中露面。人们风传端清王经过江家一事，已厌倦了朝中党派之争，看破红尘，云游四海。

我想，若果真如此，真的是再好不过了。以长风温和谦礼的性子，又是那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官场上的权力倾轧真的不适合他。江家的事已经尘埃落定，是他全身而退的时候，离开京城，浪迹天涯。只是他曾说过要带着我踏遍龙耀的大好河山，而如今却只能形单影只，带着对我的无限牵挂孤身上路。

白天的我嘻嘻哈哈，跟府中人打成一片。而晚上独卧床榻上时，却忍不住思念起长风来。那份思念像一只锲而不舍的蚕，一点一点地蚕食着我的心。我常常会在睡梦中看到长风俊美的脸庞，听到他忧伤的叹息，“若溪，我竟然错过了你。”

惊醒时，只见到无边的黑暗。我与他终究是错过了的……

三日后，按说是新嫁娘回门的日子。我算不上新嫁娘，更无门可回。百无聊赖之际，一时兴起便教一只通体雪白，只有嘴巴是红颜色的鹦鹉说话。到最后，我自己口干舌燥，声音沙哑，那只据说异常聪明的鹦鹉，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母亲大人吉祥！母亲大人吉祥！”跟念我的紧箍咒一样。不用问也知道，是马公公送的。我悲催地想，原来我的子嗣已经跨越了人畜两界。

我不愿意跟只鸟一般见识，倒在床榻上午睡，谁知那只鹦鹉越发没完没了起来，一成串的“母亲大人吉祥”倾泻而出，跟上了发条似的。

我睡不着只能爬起来，正想到账房数银子去。薛仁平进来告诉我，又有人送银子来了。第一次直面赤裸裸的行贿，我很是兴奋，想看看送礼的人是何等的嘴脸。于是告诉薛大管家，“本夫人要亲自接见。”

薛仁平虽然诧异，还是恭恭敬敬道：“请夫人到明珠堂。”

我到了明珠堂，刚刚在主座上坐稳，就见一个人自大堂外走了进来，一步三摇，很是闲逸，跟在他自家花园散步一样。一身碧绿色的衣袍用料考究，做工上乘，行走间仿佛碧水波澜……

怎么觉得这么眼熟呢？

那人走近，一双桃花眼肆无忌惮地向我打量。我们两个一打照面，双双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直勾勾地瞪着他，他也是一副见了鬼的神色，瞠目结舌地看着我。

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他，西门庆华，西门大官人。

还是西门庆华反应快，略微欠了欠身，嘴角已经扬起一丝欠扁的笑意，“在下是风云堡的堡主西门庆华，得知锦大将军与夫人的喜事，特来相贺。怎奈洛城到京城千里之遥，庆华虽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还是晚来三天，未能赶上吉日。望夫人恕罪！”

虽然他言辞恭敬，但是声调还是那种懒洋洋的声调，让人听了反而跟受了嘲讽似的不舒服。我可没忘当初在染香楼他如何给我下套的，现如今，他站着，我坐着，他送银子，我收银子，这就是翻身农奴把歌唱。

我怪笑了一声，问道：“不知西门堡主送来多少贺礼啊？”

他不料我如此直白，微微一愣，继而笑道：“来得仓促，不曾备有厚礼，只带了十万两银票，还望夫人笑纳。”

十万两银子？我差点从椅子上滑到地上，扳着手指头飞速地算了一下：十万两？按一两约合一千块钱算，那就是一亿人民币，就是一千六百万美金，是一千多万欧元，是十二亿日元……我都算到泰铢了，数太大，两只手的手指头都不够用的，只好作罢。

抬头见西门庆华立于堂上，嘴上说着客气话，神态中却带了怡然自得之色，将“我很低调”几个大字写在了脑门上。当然，他风云堡掌握着龙耀国的经济命脉，在朝中也是根深蒂固，自然有骄傲的资本。更何况我在宫中也听见过风言风语，说锦夜厉兵秣马，都是找风云堡征的银子。用现代的话说，风云堡就是当权者身后的那个大财团。

我就看不惯他那一脸的得瑟相，明明来送礼的，却整得跟爷似的。于是捏着嗓子，尖声怪叫出来，“十万两？还不够我们锦府一年的花销。西门堡主以为我们上上下下都是喝西北风过日子呢！”

如此大言不惭，贪得无厌，让一边的薛仁平也面露惊讶之色。他不着痕迹地看了西门庆华一眼，虽然只是一瞥，却还是被我看个清楚，不禁看向薛仁平，只怕他早被西门庆华喂饱了。

反观西门庆华，依旧是气定神闲，“夫人明鉴，在下与夫人的夫君是故友，逢年过节都会到府上叙叙旧，今日夫人的夫君不在府中，可否能让庆华先在府中静

候，等夫人的夫君回来？”

他连锦大将军都不叫了，一口一个“夫人的夫君”，气得我直翻白眼，这不是当着盲人偏说瞎吗？我与锦夜并无夫妻之实，撑死是个对食，还不是顿顿饭都一起吃，却被他说成夫君了。我有哪门子的夫君？

眼里冒出火来，我对一边的薛仁贵和春痕说：“你们先下去，本夫人与西门堡主是故交，就银两问题要单独与堡主商榷一下。”

二人虽然一脸莫名，但慑于我这个夫人的头衔，还是乖乖地走了。那个薛仁平经过西门庆华时又看了他一眼，越发证实了我的猜测，这个薛仁平肯定收了西门庆华不少好处。

大堂上就剩下我跟西门庆华两个人，我噌地站起来，对他怒目而视，西门庆华却悠闲地自己找个椅子坐了，装腔作势地叹了口气，“唉！桑妮，自你从染香楼消失之后，庆华是日思夜想，食难下咽，派了风云堡的人马四处去寻你，却偏偏音讯全无。谁料你竟然进了宫，还嫁给了锦大将军。庆华自问一片真心待你，此情可昭天地日月。你却对庆华如此薄情寡义，始乱终弃……”

我听他越说越不堪，连“始乱终弃”都出来了，很是气恼，我怎么对他乱来了？不禁皱眉道：“西门堡主不必如此惺惺作态，当日咱们两个就是个互相利用的关系，事完了，幕落了，也就散伙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两不相欠！”

西门庆华一脸的受伤与难以置信，“桑妮，你我二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竟被你说得如此不堪，庆华真心错付，痛不可当啊！”

我无可奈何地看着他，这个人怎么就这么不放过任何一个演戏的机会呢？闷声跟他说：“那十万两银子我就笑纳了，您也可以走了，我就不留您吃午膳了，您还是‘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地再赶回去吧！”

“不急，不急。”他啪的一声打开折扇，好整以暇地扇着风，“这银子都送了，也不能打水漂。庆华打算在京城多住几日，借机在京城多建立几家银号。桑妮有关银号的高论，庆华可是记忆犹新，正好借着给你们夫妇二人贺喜的当口，在京城疏通疏通关系，扩展一下风云堡在北地的生意。”

他还不走了！我没好气地扫了他一眼。他犹自不觉，接着说道：“不想今日在京城偶遇桑妮，也真是让庆华惊喜非凡。这以后庆华少不了来锦府做客，便能时常见到桑妮了。看来咱们二人缘分未尽，如今是再续前缘啊！”

谁跟他有缘分？我懒得再理他，“西门堡主请便吧，走也行，在这儿候着，等我那夫君回来也行，妾身先行告退了！”

说完向外走，却被他一把抓住手臂。我诧异地回头，挣脱了他的手。他面上露出进门以来最为正经的神色，皱眉问我道：“你真嫁给了锦大将军？”

虽然他一直言辞轻浮，但此刻我还是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一丝关切。我沉默着点点头，不知从何说起。

他惋惜地摇摇头，“还不如当日跟着我呢！庆华虽然不才，但是个货真价实的男子。”

果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我对他的那点感激之情荡然无存，横眉冷对道：“嫁给锦夜，也好过做你的第二十九房小妾。”

“不！现如今是第三十三房！”他笑吟吟地更正我。

傍晚的时候，锦夜还没有回来，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便拉了春痕、夏屏、秋画、冬凝她们四个坐一桌。她们本不肯，耐不住我的威逼利诱，一起坐了。只是她们吃得很少，忙着给我布菜，我不好意思推辞，都塞了下去，结果吃得太多，撑得弯不下腰。

饭后，我为了消食，便到园中散步，顾及春痕她们在我面前太过拘谨，便告诉她们不要跟着我，我想一个人走走。

虽然白天天气渐渐热了起来，而傍晚时分的夜风依旧清凉，吹在身上很是舒爽，园子里不时可见穿梭而过的仆役和巡夜的护卫，见了我都是毕恭毕敬，躬身行礼。我受不惯这种待遇，只想一个人静心走一走，便择了一条幽深的小径，缓缓而行。

一边走，一边琢磨着怎么花那十万两银子。锦夜这么有钱，放着也是白放，我得替他消耗消耗。是买房子置地呢？还是投资开个酒楼商号呢？

我发现，钱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无法引起人的兴奋感和满足感了，反正怎么花也花不完。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富人总是搞慈善募捐，当物质条件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人更需要满足的是精神上的成就感。

当然，我很钦佩那些做善事的人，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有钱就是该捐出来，毕竟怎么花自己的钱是一个人的自由，他就是将钱扔水里听响，别人也管不着，只能说他吃饱了撑的，为富不仁，下辈子活该让他变成穷光蛋。

我决定了，这笔钱我要用来赈济灾民，建桥铺路。既然是不义之财，还是用在

老百姓身上好，就当替锦夜行善积德了……

我正想得不亦乐乎呢，一抬头见到小径的尽头竟然是锦夜的锦珠阁。此刻天色暗了，阁内一片漆黑，空无一人。锦夜素来喜静，不喜欢跟前有人，加之他老人家自身的秘密不愿为人知晓，所以锦珠阁里只有几个打扫院落的下人，还都住在锦珠阁后面的杂役屋内。此刻锦夜应该还没有回来。

我正准备转身离开，忽听左前方的阴影里，一阵树叶的沙沙响动声，我扬声问：“谁？”

一只手捂住了我的嘴，同时颈上也感到一片冰凉。我都有经验了，肯定是又让人拿刀比着脖子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耳边低声警告道：“别出声！不然我杀了你！”

我点点头，表示我不会乱来。她放开捂着嘴的手，小声道：“跟我进去！”

我顺从地跟她走，主要是因为那柄刀还一直架在我脖子上。借着初升的明月，我看到挟持我的人是个身量瘦高的女子，一身劲装。此刻，我虽然害怕，却也是很好奇，锦府铜墙铁壁，有数不清的家丁护卫，若说严密，不逊皇宫，她一个女子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的呢？她又是来做什么的呢？肯定是来寻仇的吧！我可别做了替死鬼！

那女子押着我进了锦珠阁，辨别了一下方向，径直来到锦夜的寝室。进了屋后，掏出带来的绳索，将我捆个结实，扔在地上。接着她从身上拿出火折子，嗤一声点亮。跳动的火光下，我见她是个三十上下的少妇，说不上很漂亮，但是眉宇间洒脱爽利，不像一般的官宦女子，倒像行走江湖的侠女一般，只是面色凝重，紧锁着眉头。

她不再理会地上的我，走到锦夜床前，将枕头被子都翻了个遍，神色越来越焦急。她在屋里翻了好一会儿，显然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

我这个人一向好管闲事，虽然被捆得像粽子一样躺在地上，还是不由开口问她：“这位姐姐，你找什么呢？”

她随手从地上将我抓起来，仔细打量我。我向来在梳妆打扮上不上心，因此身上就是一件烟紫色的素衣，头发在吃饭前刚刚洗过，胡乱用一根玉簪绾在脑后。

那女子见我装扮普通，眼中戒备之色大减，声音中透出急切，“你不必害怕，我只是来找东西，不会伤害你的，你可是这锦珠阁里的丫鬟？你知不知道锦夜的令牌放在何处？”

我摇摇头。她颇为失望地松开我，开始新一轮翻找，连犄角旮旯也不放过，还不时敲敲墙面和地板，搜查有没有暗格。

正在此时，房门吱的一声打开，进来一个身影，虽然天黑，但是我还是看出来是春痕，大惊之下，顾不得自己，向她喊道：“有刺客，春痕快跑！”

那女子一惊，下意识地伸手抓我，我本能地挣扎，乱动之中，她手里的匕首划过我的手腕，我感到一阵刺痛，有温热的液体顺着手肘流了下来。好在她并不想杀我，因而虽然疼痛，但我却能感觉出来，伤得并不严重。

春痕并未跑，反而迎了上来，焦急道：“杨夫人，别伤了我家夫人。”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春痕，不敢相信，她竟然与这个女子相识。

那个杨夫人恼怒地用刀比着我，眼里似要喷出火来，恨声道：“原来她就是锦夜新娶的夫人，与那阉人一路的自然不是好人，我便杀了她，让她与锦夜阴曹地府里去做鸳鸯。”

春痕大惊失色，小声替我哀求，“夫人是好人，杨夫人不要伤害她。”

我赶紧表态，“冤有头，债有主，我可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杨夫人思忖了一下，放缓了神色，感慨道：“想来你也是个苦命人，不然哪个女子会心甘情愿地嫁给一个太监。”

我慌忙点头，要不是还顾着点脸面，真恨不得把自己说成白毛女。她叹息一声，撤下比在我身上的刀。看得出，她不是个坏人。

杨夫人将手里的匕首递给春痕，交代道：“我再去隔壁的书房找找。你看好她，若有人进来便杀了她，免得她知道了你我的关系，连累了你。”

春痕担忧道：“杨夫人不要冒险，这府里到处是侍卫，锦大将军也是随时会回来。春痕恐怕杨夫人会有危险。”

杨夫人凄然一笑，“大不了一死，随老爷去了也好。”说完便出了门。

我动弹不得，只能歪在地上。春痕走到我跟前，蹲着在我身边蹲下，似有无限的羞愧，低着头不敢看我，半晌才喃喃道：“夫人，春痕对不起你。可是杨夫人对我有恩，当年我娘病重，我想卖身到杨府为奴为婢，是杨夫人给了我银子让我救我娘。后来，我娘还是病故了，我辗转到了锦府做婢女。谁知数日前杨大人得罪了锦大将军，被打入大牢。机缘巧合，我见到了为救杨大人日夜守候在锦府门口的杨夫人，便偷偷带着她混进府里。”春痕的声音渐次低下去，“对不起夫人，我只是想报杨夫人当年之恩，再者我见杨夫人实在可怜，就……我没想到会连累夫人的。”

春痕呜呜地哭了出来，让我这个被捆在地上动不了的人还得反过头来安慰她，“我明白你的心，你想帮你的恩人没有错，不知杨夫人的夫君，那个杨大人如何得罪咱家那位爷了？”

春痕抹抹眼泪，“杨大人是吏部侍郎杨同礼大人，官位四品。杨大人几天前曾出席了锦大将军和夫人结为对食的宴会。”春痕小心地看了我一眼，踌躇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声音低不可闻，“在宴会上，曾祝锦大将军和夫人早生贵子。”

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当时挺尴尬的，后来被马公公他们一搅和就过去了。我大概明白了，锦夜是个睚眦必报的人，那样的羞辱，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看来那个杨同礼一早被锦夜抓了起来。

“杨夫人打算如何救杨大人？”

“杨大人被关到了慎刑司，听说受尽酷刑，已经被打残了，命在旦夕。那慎刑司的天牢如铜墙铁壁一般，闲杂人等根本不可能进去，只有手持锦大将军的令牌才能进入牢中。杨夫人想盗取锦大将军的令牌，进到牢里救杨大人。”

我叹息一声，不禁想起初遇长风的情景。他被绑缚在刑柱上，阳光照耀在他遍体鳞伤的躯体上，苦难中带着圣洁的光辉。心下起了恻隐之心，那个杨夫人为救夫君甘冒这样的风险，也实在是让人敬佩。

不一会儿，杨夫人闪身进来，一脸的沮丧。她来到我身边，抓过春痕手里的刀对着我的脸，“你是锦夜那厮的夫人，自然知道他的令牌藏在哪里！”

我冤啊，我是真不知道。我见她神情激动，手直发颤，生怕她想到她那命悬一线的夫君拿我泄愤，为求自保，赶忙问她：“那个令牌长什么样的？若知道样子，可以找工匠伪造一个。”

一边的春痕紧张地接口道：“锦大将军的令牌只有两个，见令牌如见锦大将军。听闻一个他自己随身带着，用以公务调遣；另一个收于府中，却不知放在哪里了。据见过的人说，那令牌是千年玄铁所铸，色如黑金，花纹繁复，极难仿造，中间是个锦字……”

我心念一动，我有啊！

当日在宫中，锦夜曾给过我这么一个令牌，我拿着招摇撞骗，进出被羽林卫层层包围的风仪宫如入无人之境，让我很是得瑟了一阵子。后来，凤仪宫解禁，我见这个东西这么好使，便偷偷藏下来了，没有还给锦夜，他也没找我要。

我赶紧说，“我有那么一块黑乎乎的令牌，中间是有一个锦字。”我扭头看

向春痕，“你还记得我有一个放杂物的匣子吗？你去翻翻，我记得我随手放在里头了。”（我这种行为，有一个词可以概括，就是吃里爬外。锦夜：你知道就好！）

春痕急急地回遗珠苑找令牌，剩下杨夫人看着我。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春痕就回来了，气喘吁吁地将一个令牌交到杨夫人手里，“杨夫人，就是这个！”

杨夫人接过令牌，眼睛一亮，很是激动，她将令牌紧紧地握在手心，仿佛握着她丈夫的性命，抬头看我时，颤声问：“我差点杀你，你为何帮我？”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帮她，是因为敬佩杨大人的勇气，是因为被她冒死救夫的行为所打动，还是慎刑司的天牢让我想起了与长风的初遇，我说不清楚，大约都有吧。无法向她解释什么，只能祝福她，“希望你能救出你的夫君，与他远走高飞吧！”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道：“谢谢你！”

她起身向门外走去，未及触到大门，就见两扇雕花木门随着嘭的一声巨响，四分五裂，飞向两边。

洞开的大门口，锦夜负手而立，长发红衣在夜风中飞扬，衬着身后的夜色星光，犹如天神下凡，不可一世。

杨夫人微微错愕，手举利刃向锦夜刺去，离锦夜尚有一米远的距离，锦夜轻抬手臂，衣袖卷起一个红色的旋涡，而杨夫人已经仰面飞了出去，咚的一声，落在离我不远处的地上，口吐鲜血，倒地不起。

锦夜疾步走进屋来，连我都感到一股慑人的压力，禁不住瑟瑟发抖起来，更何况受伤倒地的杨夫人。但是杨夫人是个刚强的女子，并未退缩求饶，反而倔强地对锦夜怒目而视。

锦夜并未理她，径直来到我的跟前，手一挥，我身上的绳子就松垮下来。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他一把抱在怀里。下颌顶着我的头顶。我大惊失色地被他紧拥着，贴在他精壮的胸口上，耳听他的声音在胸腔里回荡，异常的浑厚，“溪儿莫怕！”（大哥，我怕的就是你好不好！）

我挣扎了一下，碰到手臂上的伤口，不禁哎哟了一声，锦夜惊觉，放开我，略一打量，看到我腕上已经干涸的血迹。

锦夜容颜大变，一把抱起我，将我放到他的床上，见我伤得不重，才放下心来。他亲自为我清洗了伤口，敷上锦府的天香续肌膏，用白布包扎好，又细心地拉

过被子盖在我的身上。

回身之际，已换上冷如寒冰的面色，目光阴沉。他缓步走到依旧匍匐在地的杨夫人身前，俯身拾起落在她身侧的令牌，声音不带一丝温度地问道：“杨夫人深夜来访，不知所为何事？”

杨夫人咳了一声，痛苦地又吐出一口血来，哑声道：“明知故问，难道我还是来拜访你锦大将军不成？”

锦夜丝毫不理会她的奚落，“锦夜自是知道你为何而来。杨夫人不惜夜探我府，盗取令牌，一个女子为了夫君，如此不畏艰险，锦夜也是敬佩至极。锦夜好奇，杨夫人如何进到我府上的。”

说着，瞟了春痕一眼，春痕抖如筛糠，腿一软跪倒在地上，哆哆嗦嗦地说道：“锦大将军饶命，锦大将军饶命！”

我怕将春痕牵扯出来，便开口将事情揽在我身上，“我听闻杨夫人来访，很好奇，便让春痕带她进府一叙。”

锦夜看向杨夫人，“是这样吗？”

杨夫人迟疑地点点头。锦夜沉默了一会儿，并未深究，只悠悠向她道：“若只是进府盗取令牌，念你救夫心切，我还能饶你一命。可是你伤了内子，锦夜便饶不得你了。”

杨夫人很是刚烈，凛然道：“我今日既然敢来，就是抱了必死的决心，死在你手里的冤魂也不在乎多我一个！”

锦夜唇边泛起一丝冷笑，勾魂摄魄，“恭敬不如从命，就如杨夫人所愿。锦夜向来是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伤内子一刀，我便还你千刀！”

他红袖一摆，冲着屋外扬声道：“来人。”

我在一边听得心惊胆战，抖成一团。看见锦夜叫人，知道若等锦夜发话，那杨夫人必是凶多吉少，于是顾不得害怕，从床上一跃而起，抢在锦夜前面向冲进来的侍卫大声道：“这妇人着实可恶，将她押入大牢，与杨同礼关在一处，让他们天牢里做鸳鸯去！”

侍卫不料我发号施令，迟疑地齐齐看向锦夜。锦夜看了我一眼，冲他的侍卫微微点头，那些人拖着杨夫人出去了。我回身对依旧跪在地上发抖的春痕道：“你先下去。”

春痕牙齿打战地说了声“是”，才哆哆嗦嗦地从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出了门。